



把化工场变成「梦工厂」 戏剧筑梦人刘正东

66

5月的成都，难得有几天好天气。

一个阳光和煦的下午，按图索骥，记者探访位于成都东三环内的化工场实验艺术空间。

按照化工场主人刘正东发来的定位，从地铁7号线双店路口出来往东，步行约100米左侧有条被封挡一半的小路。踏着路上积水中的石块，顺着三四米深的水沟一侧道路往里走，映入眼帘的是正在拆除的建筑、开辟的菜园、堆积的杂物。

如果不是围墙上的“有容剧社”“仲夏夜之梦”“万河之源”“世界戏剧日3月27日”等字眼，很难想象道路深处那座旧式厂房，就是一个为戏剧人造梦的地方。右拐，前进，站定，“化工场”映入眼帘。侧身走进红色铁皮门，一个小型剧院完整呈现，一群年轻人正在这里排练。

半个多小时后，“化工场”的主人刘正东匆匆而来，我们穿过人群，踏着灰色水泥地面往里走，棕褐色的窄窄的楼梯直通二楼——一个开放式的办公区。左拐再上楼，直达开阔的屋顶，蓝天、白云、清风、红伞，一场关于戏剧的对话，徐徐展开……

① 七十余人团队做音乐剧 成立戏剧社

刘正东父母都是音乐老师，从小耳濡目染，他对音乐天然敏感。12岁就做了自己的第一张“专辑”。“自己买磁带，自己录制。”编乐队、弹旋律，没有架子鼓，刘正东就拿锅碗瓢盆充当打击乐器，“简直太好玩了。”

高中三年，刘正东在专业音乐学习中度过，并顺利考入西南民族大学读音乐专业。“我们跟影视表演专业在一栋楼，接触后，我发现影视表演更好玩。”那时学校没有剧社，他就组织成立戏剧社，复排经典话剧《茶馆》《雷雨》等。慢慢地，刘正东开始不满足了，他要搞原创，做自己的音乐剧。“我的专业是音乐，又喜欢剧，音乐剧更适合我。”

写剧本需要专业的人来做，但刘正东明白自己不是那块料，于是他通读校报，寻找文笔好的作者。“我当时大二，看到文学院一名大四女生的文笔很好，充满诗情画意，就说服她来写剧本。”两个月后，剧本出炉，刘正东又邀请校外编剧修改，忙得不亦乐乎。

“音乐剧嘛，有了剧本还得有歌。”音乐是刘正东的强项，他很快完成了12首原创歌曲。“当时成都有个音乐剧《金沙》，听了我的歌，很多人说我写的歌跟三宝（著名作曲家）的很像。”虽然对音乐剧没概念，也没看过《金沙》，但刘正东依然兴奋不已，“感觉在某种程度上跟大师有一种默契，比较开心。”

剧本有了，音乐有了，刘正东开始新一轮折腾。“我们说服了保卫处，可以在全校任何地方张贴海报、设点摆摊招人，没多久就成立了一支70多人的剧组，每次开会连教室都坐不下。”好在，演员从影视学院招，乐队来自音乐系，会计是管理学院的学生，大家都不收钱，“也就印谱子我自己花点钱。”

折腾久了，连校外的企业都主动上门赞助刘正东，“赞助衣服、盒饭、水，折腾了大概半年。第二年考虑演出了，学校没有剧场要用就得从外面租。大三后半学期，面临毕业人心惶惶，赞助公司也垮掉了，最后不了了之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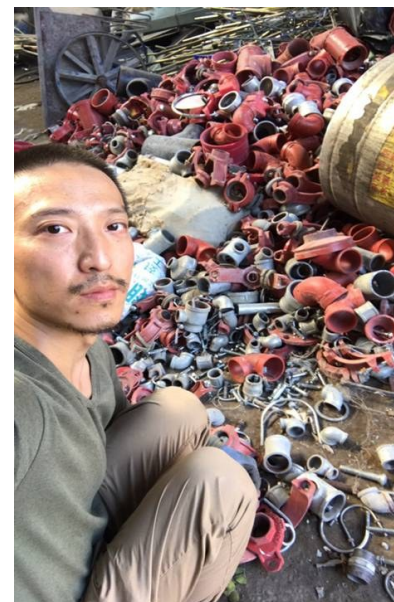
第一部原创音乐剧夭折了，但刘正东的12首歌曲有了出处。“学校参加首届全国大学生戏剧节，选送的原创新话剧《青春飞扬》缺音乐，表演系主任听了我的原创歌曲觉得挺好，就用到了这个剧里面。”《青春飞扬》荣获了首届全国大学生戏剧节优秀剧目奖，“系主任把我叫到房间，给了我3000块钱，表示感谢。”本来只想出去玩一趟，没想到还有意外之喜，这也坚定了刘正东的戏剧之心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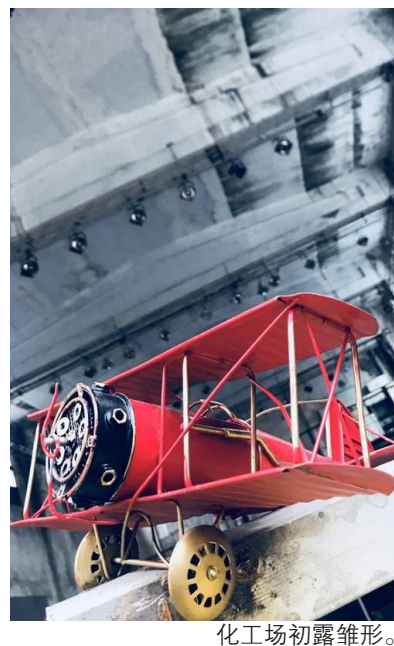
即将开始的演奏。



开始改建。



繁复的改建过程。



化工场初露雏形。



话剧表演。



学生实验话剧《再等等》。

社会剧《百年柠檬》。

② 打造独立戏剧空间 变废为宝

毕业后，刘正东相继在成都都市话剧团和四川人艺工作。入行前三年，他被动地吸取话剧经验，3年后，他开始有所思考，思考戏剧的社会意义，以及怎样更好地传播这一艺术形式；其后又三年，刘正东有了自己的看法和见解，他不喜欢随大流，他希望戏剧作品除了娱乐、宣传外，还能起到引领审美、洗涤内心的作用。

他想追求自由，追求艺术本质，梦想着可以拥有一个独立的空间，做一些可以真实表达自我，具有独立思考的戏剧。“国外戏剧形式已经多种多样：比如现实主义，象征主义，批判现实主义，荒诞戏剧，残酷戏剧、环境戏剧等等太多了。”

2018年7月，一个偶然的机会让刘正东邂逅了这个废弃的化工厂，哪怕里面因常年漏雨下不去脚，他仍感觉这是上天对自己的眷顾。“找到这间废弃的厂房之前，我有三年时间到处转悠，谈过的剧场不下10个。”场地大小、层高、地理位置、价格总有那么一两样不理想。“没办法，谁让你喜欢呢，总得干吧。”

一次不同寻常的旅程的开启，总会经历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：废弃工厂什么时候能被拆除？能不能回本儿？破破烂烂的厂房需要多少钱改造？当这些问题遇到梦想，一切纠结都烟消云散！

第二天一早，刘正东便凑钱交了租金签了合同，正式接手这间旧厂房。一年7万多元的租金，30多万元的改造费，刘正东为建化工场投进了大部分家当，同时转让了自己的音响公司，卖了车，停掉了在外面的两份兼职，并不断压缩每月生活费。

从废弃工厂到戏剧空间“化工场”，刘正东鼓捣了半年，光垃圾就运出去六六车。按照自己的设计，他让工人拿掉了原来旧厂房两个反应罐，留下来的平台，大一点的被开辟成办公区，小一点的成了灯光音响控制处。

厂子是旧的，“化工场”里面的设备也全都是旧的：几层高铁皮柜子是隔壁废品站淘的，书架上的图书是论斤称来的，办公桌由旧桌板拼成，皮椅子是图书馆淘汰的。

隔空而望的灯光音响控制处，几个废弃的狗笼栏杆，被装成了墙面雕饰；门口的化妆镜是捡来的，观众的座椅是学校不要送给他的；安放椅子的平台，是绵阳某个剧院淘汰的道具箱堆起来的；屋顶架设的那几排灯也是旧的，还有装饰用的录音机、缝纫机、唱片机、二八自行车……“我就像个破烂大王，随时从隔壁的废品厂淘点东西。”

③ 筹备引领行业作品 助梦戏剧人

化工场改变了刘正东的生活方式，以前他跟许多人一样，为挣更多的钱奔波，追求着更精致高级的生活。“但我不快乐啊！”有段时间，刘正东觉得生活一团糟，失眠、焦虑、身体状态每况愈下。走近化工场，一切似乎在慢慢改变。“艺术是有生命力的，而且极其敏感，需要我们投入更多的热爱。”

今年1月份，“化工场”迎来第一场演出《万河之源》，环境音乐会。本来准备了60张票，6点半进场，中间看到观众来的朋友圈，7点过又来了几十人。可现场只准备了90个座位，其余人只能站着。“没想到来了那么多人，周围停满了车，但这是荒郊野岭啊。”怕大家的车被划蹭，刘正东和爸爸客串保安，穿着棉袄大衣在外面巡逻；夜里担心大家着凉，刘正东的妈妈熬了几大锅姜汤，忙上忙下。

首秀之后，化工场又迎来了实验话剧《再等等》《百年柠檬》《少女伊芙琳》、音乐剧《聚成都》等。排练期间，刘正东也会时不时地给出一些建议。“希望有更多人能够走进化工场，认识这些可爱的、热爱戏剧的人，在这里大家可以相互学习相互帮助，实现彼此的梦想。这样，戏剧这个行业才会越来越好。”

为了能支撑这个地方走下去，刘正东会在网上卖一些淘来的老物件，500块的自行车、50块的旧椅子，“再卖点喝的酒水，一个月能挣个四五千块吧。”赚的这些钱，仅够给工人开工资。“当今社会梦想最贵最值钱，我要珍藏仅存的一点点可贵。”刘正东希望，真正的戏剧人能用自己的梦想和热情来养活自己。

刘正东想，把化工场打造成一个造梦的工厂，“希望这个地方可以打开视野，吸引一些独特气质的艺术工作者，来做尝试一些独立思想的作品，让大家看到更多有趣的东西。”他也在筹备自己的原创剧目，“希望这些独立作品具有跨界实验性，能够挑战大众审美，为戏剧行业带来更多可能。”

封面新闻记者 荀超 摄影报道



更多精彩人物故事，扫码上封面新闻看精彩短视频。



下载封面新闻APP 浏览最新新闻资讯